

# 书名：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 麦琪的礼物

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德拉把钱数了三遍，却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都在那儿。其中六毛钱还是用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是在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每次一个、两个强乞硬赖扣下来的；他们虽不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计较斤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不由得羞红了。

无奈，德拉只有扑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痛哭了一场。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而抽噎就占了绝大部分。

德拉轻声抽噎起来。这个家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了：一套连着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只有八块钱。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永远也不会有信件投进去的信箱，还有一个只有神仙才能把铃按响的电钮。一张名片贴在那里，上面印着“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

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很恩爱。德拉总唤他“吉姆”，每逢丈夫回家上楼，走进房间，她总是热烈地拥抱他。吉姆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时，一时高兴，就用了“迪林汉”这个名号。现在收入缩减，只有二十块了。这名号就有些模糊了，还不如缩成质朴、谦逊的“迪”字为好，但这些丝毫无碍两人之间的感情。

哭过了，德拉在颊上扑了些粉。她透过窗子，呆呆地瞅着。外面是灰蒙蒙的后院，灰色的篱笆上一只灰猫行走着。德拉不由自主地轻轻叹了一口气。一星期二十块总是不够用，支出总是比预算多。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的都攒了，还是只有这么一点。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为了给吉姆买一件精致、珍奇而有价值的东西，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可还是只有这一块八毛七分，一想起来就有些心伤。

房中两扇窗子间有一面壁镜。德拉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她的脸突然间失色了。她飞快地解开头发让它披落下来。

詹姆斯家有两样宝贝引以为自豪：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秀发。如果德拉把秀发悬在窗外去晾，就算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也会让她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吉姆的金表，能让豪富的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

此刻，德拉披散的秀发，如褐色小瀑布般奔泻闪亮。它一直垂到膝盖底，给她铺成一件裙裳。她又神经质般赶快梳好头发。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站立，几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戴上褐色的旧外套和旧帽子，眼睛里盈着晶泪，裙摆轻扬，飘然出门，下楼，跑上街。德拉走到一块写着“莎弗郎妮夫人——经营各种用品”的招牌。因跑过一段楼梯，有些气喘，德拉努力让自己定下神来。店主身躯肥硕，肤色奇白，冷漠的表情与名字不大相称。

德拉问：“你要买我的头发吗？”

“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夫人说。

秀发又奔泻闪亮于眼前。

那夫人抓起头发细看，老练地说：“二十块。”

“把钱给我吧，快一点儿！”德拉无暇想那么多了。

此后的时间像飞燕掠水一样不留痕迹。德拉一直忙于为吉姆在店铺里搜寻礼物，把所有的店铺都兜底地翻过。

找到了！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朴。德拉见到它的一瞬间，心蓦地静了下来，凝视着。她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想法：这就是为吉姆精心制造的。表链文静而有价值，与吉姆简

直是绝配。德拉用二十一块买了下来，她手里捏着剩余的八毛七分匆匆赶回家。一路上，她心上洋溢着甜蜜：吉姆有了它，就可以在任何场合毫不顾虑地看时间了，再也不会像用旧皮带时那样只是偷偷地瞥一眼了。

回到家，陶醉之余，她开始拿出铁钳，点着煤气，补救这充满爱意的慷慨而造成的灾害。不出四十分钟，德拉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卷，活像一个逃课的学生，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这可是一件不太轻松的工作。

“吉姆见了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像个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似的。可我又该怎么办呢？——唉！只有那么一丁点儿钱。”她自言自语着，语气里几多无奈。

七点钟，咖啡早煮好了，煎锅也在炉后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中，在他必经门口的桌角上坐下来。她等得有点焦急了——吉姆从没有晚归过。突然，楼下梯级上响起了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忽儿。日常最简单的事情德拉也习惯默祷几句。此刻，她悄声说：“上帝保佑，在他眼中我还是美丽的。”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带上门。他很瘦削，表情严肃。可怜！——一件旧大衣，连手套也没有，他才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是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跳下桌，走近他。

“吉姆，亲爱的，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就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她费尽语句解释着。

“你把头发剪掉了么？”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么？”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她突然变得无限温柔，“但我对你的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突然从恍惚中惊醒，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两人被一种幸福的感觉包围着。——每星期八块的房租——只要两情相悦，那和每年一百万房租又有什么区别呢？数学家或俏皮鬼或许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但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往往与金钱没有丝毫的关系。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扔在桌上。

“别误会。德尔。无论是剪发、修脸，还是洗头，我对你的情意都决不会减低半分。你只要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为什么刚才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绳索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就突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丈夫用尽办法来安慰她。

摆在眼前的是一套全套的发梳，纯玳瑁做成，边上镶着珠宝，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原是百老汇路上一个橱窗里德拉心向往了好久的东西，她知道这套发梳很贵重，从没有存过占有的希望。现在居然拥有了，可是佩带这些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德拉还是把这套发梳搂在怀中久久不放，心中涌现万千思绪，过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

蒙的泪眸，含笑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真的，吉姆！”然后，她像一只被火烫着的小猫跳了起来，欢声叫着：“喔！喔！”

她热切地伸出摊开的手掌递给他。表链似乎有了活力，闪闪映着她快活热诚的心情。“漂亮吗，亲爱的？我走遍全市才找到的。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和表配在一起的样子。现在你可以每天把表看上百来遍了。”

吉姆并未依言而行，却坐到榻上，头枕着双手笑了起来。

“德尔，把礼物搁一边吧，它们实在太好，现在就用未免可惜，暂且保存起来好了。我卖掉了金表换了钱，才给你买了发梳。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故事完了，原谅我一支拙笔没有写出其中的曲折。总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很傻很傻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众所周知，三位有大智慧的麦琪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不凡，送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最后我们要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的是：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詹姆斯夫妇才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接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聪明的。

因为他们就是麦琪。

## 二十年后

夜里十点钟左右，一阵阵蕴着雨意的寒风吹着，街上的行人几乎绝迹。一名巡逻的警察威风凛凛地沿着大路过来。这并非招摇，而是一种职业习惯。他人高马大，气宇轩昂，警棍舞出诸多花样，挨门挨户地察看，不时警觉地望向平静的大道，活脱脱的一尊和平的保护神。这一带没有夜市，却不时有烟铺或通宵食品店的灯光透出，可是占大多数的大商号的门面早已禁闭。

在一个街区的中段，警察突然缓下脚步。一家黑漆漆的五金店门口，一个人依墙而立，嘴角衔着一支未燃的雪茄。见警察过来，他迫不及待地说：“没有什么，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这还是二十年前的约会，有点滑稽是不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我会向你解释清楚。二十年前，这家店面所在的地方原是大乔·布雷迪餐馆。”他尽力解释着。

“五年以前，它才拆掉了。”警察说。

站在门口的人擦了火柴点烟，那点亮光照出一张方下巴的苍白的脸，目光炯炯有神，靠近右眉梢有一块雪白的疤痕，领带别针是一颗大钻石，镶得有点古怪。

“二十年前的今日，”那人说，“我在大乔·布雷迪餐馆同杰米·威尔斯吃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和他都是纽约本地长大的，情同手足。我十八岁，杰米二十。第二天上午我要动身到西部闯天下，可杰米认为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天夜里我们约好，二十年后也就是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会面，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也不管要走多远。我们设想在二十年内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已成定局，也总该有了家产，不管前途如何。”

“挺有意思。”警察说，“不过，时间已经太久远了。你有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嗯，对，有一阵子我们互相通信，”他说，“可是过了一两年，我们失去了联系。”

西部太大了，我在那一带一直忙忙碌碌，十分活跃。不过如果杰米还活着，他一定会在这里同我会面。他决不会忘记。我走了一千英里，今天才站在这门口，只要他露面了，那就值得。”说着，他掏出一块漂亮的怀表，表盖上镶着些小钻石。

“十点差三分。那天我们在餐馆门口分手时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是吗？”警察问。

“你猜得对！我希望杰米能抵得上我的一半。他是一个务实的好人。我得同一些极其精

明的人竞争才能发财。一个人在纽约可以墨守成规，舒舒坦坦过日子，在西部就像火烧眉毛，惶惶不可终日。”

警察挥挥警棍，走开一两步。

“我要走了，希望你的朋友会来。他能准时来吗？”

“我想不一定，”那人说，“我至少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杰米还活着，到时候会来的。再见，警官。”

“晚安，先生，”警察说，一路继续巡逻下去，对每道门察看一番。

这时已经下起毛毛细雨，风也不再断断续续，而是一个劲儿刮着。在这一带出现的几个行人不声不响、闷闷不乐地赶路，外衣的领口翻得高高的，手插在衣袋里。而站在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赶了一千英里来践约同年轻时代的朋友聚会，这个约会本来是极端靠不住的，现在只好一边抽烟一边等待。

约摸二十分钟后，一个高个子男子穿着长外套，衣领翻到耳边，急匆匆从对街横穿过来，向等待着的人径直走来。

“是你吗，鲍勃？”他犹豫地问。

“是你吗，杰米·威尔斯？”门前的人喊道。

“谢天谢地！”刚到的人将对方两只手都握在自己手里。“是鲍勃，千真万确。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你，只要你还活着。好呀，好呀，好呀，二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老餐馆已经不存在了，鲍勃，我希望它还在，我们好在这里再吃一顿。西部待你怎么样，老朋友？”

“顶呱呱，凡是我要的都可以随心所欲。你的变化很大，杰米，我从来没有想到你长得这么高，好像高了两三英寸。”

“哦，我二十岁以后长高了一些。”

“在纽约过得怎么样，杰米？”

“还过得去。我在城里一个部门找到一个职位。来吧，鲍勃，我们去一个我认得的地方，好好谈谈过去的一切。”

这两个人手挽手地沿街走去。从西部来的那个人由于成功而变得自高自大，将他事业的发展过程大略讲了一下。另外那个藏在外套里，听得津津有味。

在一个拐角处有一家杂货铺，电灯雪亮。当他们走到这个光圈里，两人同时转过身打量着对方。

从西部来的那位突然停步，放开了他的臂膀，急促地说：

“你不是杰米·威尔斯。二十年确实很长，但不会将一个高鼻梁变成一个狮子鼻。”

“有时却会把一个好人变成个坏人。”高个子说，“你已经被逮捕十分钟了，‘泥鳅’鲍勃。芝加哥认为你可能会溜到这边来，通报说要找你谈一谈。咱们悄悄地去，好吗？这样比较明智。现在，趁我们到警察局之前，这里有张便条，是别人托我亲手交给你的。你可以靠近窗口看一看。这是巡警威尔斯给你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小纸片，开始时他的手很稳，可是读完之后不禁抖了一下。那纸条并不长。

鲍勃：

我及时到达约定的地点。当你擦火柴点雪茄的时候，我发现你就是芝加哥方面要的人。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亲自抓你，我只好走开，找到一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杰米

## 贼骨仁心

凌晨两点，黎明前的黑暗浓重潮湿，颇让人不舒服。警察站在第二十四街和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胡同的拐角上，高架铁路正从上面通过。

一个男人轻手轻脚地从黑胡同里匆匆出来，他身穿长大衣，帽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什么东西似的。警察迎上前去，态度和蔼，但带着恪尽职守的自信。时间、胡同的恶名、行人的匆忙、携带的重物——这一切都是需要警察干预的可疑情况。

“可疑者”立即站住，把帽子往后一推，摇曳的街灯下的面孔镇定自若，鼻子相当长，深色的眼睛毫不躲闪。他戴着手套就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出名片交给警察。警察凑着晃动的灯光看到名片上印的是“医学博士詹姆斯”。街道和门牌号码在一个治安稳定的地段，没有引起怀疑的痕迹。警察的眼光飘下，看到医生手里提一个漂亮的白银扣饰的黑皮医药包；名片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请吧，大夫，”警察让开一步，口气和蔼得有点过分。“上面关照要格外小心。最近溜门撬锁、拦路抢劫的案子很多。在这样的夜晚出诊真够呛。不算冷，却粘里巴叽的。”

詹姆斯医师彬彬有礼地颌首，说了一两句天气评价来附和警察，继续匆匆赶路。那晚有三个巡警都认为他的名片和神气的医药包足以证明他是做正派事的正派人。假如次日这些警察中间有谁觉得应当去核实一下名片——只是别去得太早，詹姆斯医师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会发现一块漂亮的门牌上确有医师的姓名，摆设精致的诊所确有衣着整饬的医师本人，邻居们都可以证明两年来医师奉公守法，生意兴隆。

假如这些热心维护治安的人中有谁能看到那个表面清白的医药包里的东西，准会大吃一惊。包一打开，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套最新发明的“保险箱专家”专用的精巧工具，所谓“保险箱专家”是如今撬保险箱的窃贼们自封的称号。那些工具都是专门设计、特别打造的——短而结实的撬棍，一套奇形怪状的钥匙，在冷铸钢上打孔就像耗子啃奶酪那般轻松的高强度的蓝钢钻头和冲头，能像水蛭那样附着在光滑的保险箱门上，像牙医拔牙那么利索地拔出号码锁的夹钳。“医药包”里的小贴袋里有一瓶四英两装的硝化甘油，还剩下半。工具下面是一堆皱皱巴巴的钞票和几把金币，总数是八百三十元。

詹姆斯医师在同行圈子里被称为“了不起的希腊人”。这个奇特的称呼一半是赞扬他冷静的绅士作风，另一半在帮会黑话里是指头儿和出谋划策的人，凭他的地址、职业的影响和威望，他能搞到信息，供伙计们制定计划，干非法勾当。

这个精干的小圈子的其他成员是斯基采·摩根、德克尔和普雷茨费尔德。德克尔是“保险箱专家”，普雷茨费尔德是城里的珠宝商，负责处理三人工作小组搞来的钻石和其他首饰。他们都是讲朋友义气的好人，守口如瓶，忠实不渝。

合伙人认为那晚的收获并不令人满意，只能勉强补偿他们花费的力气。一家资金雄厚的经营呢绒的老字号的双层侧栓的老式保险箱，星期六晚上的存款理应超过两千五百元。但是他们只找到这个数目，三人按照惯例，当场就把钱平分掉。他们本来指望有一万或一万两千元。然而商号股东老板之一办事有点儿过于老派。天黑后，他把大部分现金装在一个衬衫盒里带回家去了。

詹姆斯医师继续沿着杳无行人的第二十四街走去。经常聚集在这一地区的戏剧界票友们也早已入梦。牛毛细雨在铺路的石子间积成小水洼，被弧光灯一照，反射出千百片闪闪发亮的小光点。水汽凝重的寒风，从房屋之间的空当里劈头盖脸地一阵阵扑来。

医师刚走近一座高大的砖砌建筑的拐角，这座与众不同的住宅前面突然打开了，一个嘴里嘀嘀咕咕、脚下踢踢踏踏的黑种女人从台阶下到人行道。她说着什么，很可能是自言自语——她那个种族的人独自遇到危难时总是采取这种求助的办法。她像是旧时南方的奴婢——多嘴多舌，肆无忌惮，忠心耿耿，却又不服管教，她的外貌说明了这一点：肥胖、整洁、系着围裙、扎着头巾。

詹姆斯医师迎面走去时，那女人刚走下台阶。她一对金色眼睛死死盯住医师手里的医药

包，停止了嘀咕。

“老天保佑！”她一见到医药包就脱口嚷道，“你是大夫吗，先生？”

“是的。”詹姆斯医师停住脚步说。

“那就请你快去瞧瞧钱德勒先生吧。不知他是犯病还是怎么搞的，像死了似的。艾米小姐派我去找大夫。先生，你不来的话，天知道我上哪儿才能找到大夫。假如老主人知道这里的情形，就有好戏看了，先生——他们准会打枪，在地上数好步子，用手枪决斗。那个可怜的艾米小姐——”

“你要找大夫，就在前面带路，”詹姆斯医师踩上台阶说，“你要找个听你唠叨的人，我可没兴趣。”

黑女人引他进屋，走上一溜铺着厚地毯的楼梯。他们经过两个光线暗淡的门厅。她在第二个门厅里，拐了弯，在一扇门前站停，打开了门，她爬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大夫来了，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师进了屋，朝站在床边的一位年轻太太微微欠身。他把医药包搁在椅子上，脱掉大衣，搭在医药包和椅子背上，镇定自若地向床边走去。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仍是晕倒时的姿势——衣着华丽时髦，赤着脚，全身松弛，死了似的一动不动。

詹姆斯医师像是散发着宁谧、镇定和力量的光环，对他主顾中的软弱失望的人来说，简直像是久旱后的甘霖。他在病室里的举止风度有某些地方特别使妇女们倾倒。那并不是时髦医师对病人的纵容讨好，而是沉着自信，压倒命运的气魄，对人尊重、保护和献身的态度。他那坚定、明亮的棕色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吸引力，和蔼的面相非常适合担任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冷静而近似牧师的安宁带着潜在的威严。他有时出诊，那些和他初次见面的妇女居然会说为了防盗，晚上把钻石藏在什么地方。

詹姆斯医师经验丰富，眨眼间，就估出了房间家具摆设的等级和质量，同时也打量了那位年轻太太的外表。她身材娇小，年纪二十出头，容貌有一种迷人的美，但现在蒙上了阴霾。不像是因意外不幸所引起，而是由来已久的固定的哀怨。她额头一侧有道青紫色的挫伤，医师根据经验判断，受伤的时间不会超出六小时。

詹姆斯医师伸手去试病人的脉搏，眼睛却在询问年轻女人。

“我是钱德勒太太，”她回答说，带着南方人那种含糊的哭音和腔调。“你来到前十分钟左右，我丈夫突然病了。他以前也犯过心脏病——有几次相当凶险。”病人更深半夜这副打扮促使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很晚才回家，我想大概是赴晚宴。”

詹姆斯医师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病人。不论他从事哪一类“职业”活动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对待“病例”或者“买卖”。

病人年纪有三十左右。面相大胆放荡，但还算端正，一种乐观幽默的神情补救了缺点。他衣服上有一股泼翻了酒的气味。

医师解开他的上衣，用小刀把衬衫的假前胸从领子割破到腰部。清除了障碍之后，他把耳朵贴在病人心口，仔细听着。

“二尖瓣回流？”他站直时像是没有什么把握，尾音有些上飘。他又俯身听了好久，确诊道：“二尖瓣闭锁不全。”

“夫人，”他说话的口气曾多次解除过人们的忧虑，“有可能——”当他缓缓朝那位太太转过头去时，只见她脸色惨白，晕了过去，倒在黑老太婆的怀里。

“可怜的小羔羊！我的宝贝孩子被他们害苦啦！但愿上帝发怒，惩罚那些把她引入迷途，伤了她那颗天使般的心，害她落到这个地步的人——”

“把她的脚抬高，”詹姆斯医师上前去扶持那个晕倒的人。“她的房间在哪里？她得躺到床上去。”

“在这儿，先生，”黑老太婆把扎着头巾的脑袋朝一扇门摆摆。“那是她的房间。”  
他们把她抬到床上。她的脉搏很微弱，还有规律，神志没有清醒，从昏迷状态进入了沉睡。

“她体力衰竭，”医师说，“睡眠对她有好处。等她醒来时，给她一杯加热水的酒——再打个鸡蛋在里面，如果她能喝酒的话。她前额的挫伤是怎么回事？”

“磕了一下，先生。她摔了一跤——不，先生，”——老太婆变化不定的种族性格使她突然发作起来——“我才不替那个魔鬼撒谎呢。是他干的，先生。但愿上帝让他的手烂掉——哎呀，真该死！我答应过她决不讲出来。先生，是磕伤的。”

詹姆斯医师走近一个精致的灯架，把灯光捻小一点。

“你在这儿守着太太，”他吩咐道，“别做声，让她睡觉。如果她醒来，就给她喝加热水的酒。如果她情况不好，就来告诉我。这事有点怪。”

“这里的怪事还多着呢，”黑女人正要下去，医师一反常态，像安抚歇斯底里病人似的专断地吩咐她别出声。他回到另一个房间，轻轻关上门。床上的人没有动弹，但是已睁开了眼睛。他的嘴唇抽动着，似乎想说什么。詹姆斯医师低下头，只听到微弱的声音：“钱！钱！”

“你听得清我说的话吗？”医师压低嗓门，十分清晰地说。

病人略微点点头。

“我是医师，是你太太请来的。她们告诉我，你是钱德勒先生。你病得不轻，千万别激动或是慌张。”

病人的眼神仿佛在召唤他。医师弯下腰去听那仍旧十分微弱的声音。

“钱——两万元钱。”

“钱在哪里？——在银行里吗？”

眼神表示了否定。“告诉她，”——声音越来越微弱了——“那两万元钱——她的钱。”——他的眼光扫视着房间。

“你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吗？”詹姆斯医师的声音像塞壬女妖一般急切，想从那个神志逐渐不清的人嘴里掏出秘密——“在这个房间里吗？”

他觉得那对暗淡下去的眼睛里有表示同意的闪动。他指尖能触摸到的脉息细若游丝。

詹姆斯医师的另一门职业的本能在他的头脑和心里出现。他做事敏捷，马上决定要打听出这笔钱的下落，即便搭上一条人命也在所不惜。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本空白的处方笺，根据标准的常规做法，开了一张适合病人需要的处方。他到里屋门口，轻声叫那个黑女人出来，把处方交给她，打发她去药房配药。

她嘀嘀咕咕地离开后，医师走到钱德勒太太躺着的床边。她仍在沉睡，脉像比先前好一些了，额头除了挫伤红肿的地方以外也不烫了，稍稍有些湿润。如果不被惊扰，她可以睡几小时。他找到房门钥匙，出来时随手把门锁上。

詹姆斯医师看看表。有半小时可以归他支配，因为那个老太婆去配药，半小时以内回不了家。他找来水罐和平底酒杯，打开医药包，取出一个盛着硝化甘油的小瓶——他的善于摆弄手摇曲柄钻的哥儿们把它简单地称做“油”。

他把淡黄色浓稠的液体倒了一滴在酒杯里，然后取出带银套筒的注射器，安好针头。他根据玻璃管上的刻度细心抽了几次水，把那滴硝化甘油稀释成将近半酒杯的浓液。

那晚两小时前，詹姆斯医师用同一个针筒把未经稀释的液体注射到他在一个保险箱锁上钻出的窟窿里，一声沉闷的爆炸毁坏了控制门闩的机械。现在他打算用同样的方法震撼一个人的主要机械——刺激他的心脏——目的都是为了钱。

同样的方法，但是形式不同。前者是鲁莽粗野、凭借原始动力的巨人；后者是奉承者，但用丝绒和花边掩饰了同样致命的手臂。因为医师用针筒细心从酒杯里抽取的液体已经成了

三硝酸甘油酯，这是医学科学中已知的最厉害的强心剂。二英两能毁坏一扇厚实的保险箱铁门，他现在要用一量滴的五分之一来使一个活人的复杂机理永远静止。

但不是立即静止。这不符合他的要求。首先要迅速增加身体的活力；强有力地促进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心脏会勇敢地对致命的鞭策做出反应，静脉里的血液会更快地回到心脏。

詹姆斯医师很清楚，这种心脏病遇到过于强烈的刺激，就像挨了一颗来复枪子弹似的，结果是立刻死亡。当血流量在窃贼“油”的作用下骤然增加，管腔本来不畅的动脉会迅速完全堵塞，生命之泉就停止流动了。

医师解开昏迷的钱德勒前胸的衣服，熟练地把针筒里的液体注射到心前区的肌肉里。他干两门行业都干净利落，注射完毕，仔细擦干针头，把保持针头通畅的细铜丝重新穿好。

三分钟后，钱德勒睁开了眼睛，开始说话了，声音虽然微弱，但还能辨清。詹姆斯医师再一次解释他是怎么来这儿的。

“我妻子呢？”病人问道。

“她睡着了——由于过度疲劳和忧虑，”医师说，“我不愿叫醒她，除非——”

“没有——必要，”钱德勒呼吸短促，说话时常间断。“为了我——去打扰她——她不会——领你的情。”

詹姆斯医师把一张椅子拖到床前。时间不容浪费，要抓紧谈话。

“几分钟前，”他以另一门职业的低沉坦率的声音说，“你打算对我说些有关钱的事。我不指望你对我推心置腹，但是我有责任劝告你，焦虑对你的恢复是不利的。假如你心里有什么事——我记得你提到过两万元钱的事——最好说出来，可以减轻你的精神负担。”

钱德勒的脑袋动不了，但他的眼珠转向说话人的方向。

“我说过——这笔钱——在哪里吗？”

“没有，”医师回答说，“我只不过从你模糊不清的话里推测到你十分关心它的安全。如果钱在这个房间里——”

詹姆斯医师住口不说了。他是不是从病人挪揄的脸上看到一丝恍然大悟的神色？他是不是显得有点迫不及待，他是不是说漏了嘴？“除了——那个——保险箱以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还能——藏在哪里呢。”这使医师恢复了自信。

他用眼光指点房间的一角，医师这才看到窗帘下端半遮着的一个铁制的小保险箱。

他站起身，抓住病人的手腕。病人的脉搏宏大，但有不祥的间歇。

“抬起胳膊。”詹姆斯医师命令说。

“你知道——我动不了，大夫。”

医师快步走到通向过道的门前，打开门，听听外面有什么动静。一片静寂。他不再旁敲侧击，径直走到保险箱前面，打量了一下。那个保险箱式样古老，设计简单，只能防防手脚不干净的仆人。拿他的技术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件玩具，等于稻草和硬纸板糊的东西。这笔钱可说是已经到手了。他能用夹钳拔出号码盘，钻透制栓，不到两分钟就打开保险箱的门。用另一种方法，也许只要一分钟。

他跪在地上，耳朵贴着保险箱门，慢慢转动号码盘。不出他所料，锁门时只用了一个组合暗码。号码盘转动时，他敏锐的耳朵听到轻松的咔嗒一响，他利用暗码组合——门把手松动了。他打开了保险箱。

保险箱里一无所有——空空的铁格子里连一张废纸都看不见。

垂死的人额头汗涔涔的，但嘴角和眼睛露出嘲弄的冷笑。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他吃力地说，“医药同——盗窃结合！你身兼二职——赚头不坏吧——亲爱的大夫？”

当时的情况十分尴尬，詹姆斯医师的精明强干从没有遇到这比这更严峻的考验。受害者的出了格的幽默感使他陷入既可笑又不安全的处境，但他仍然保持着尊严和清醒的头脑。他

掏出表，等那人死去。

“你对——那笔钱——未免——过于猴急了。可是你——亲爱的大夫——根本奈何不了它。它很安全。十分安全。它全部——在赛马——赌注登记人手里。两万元——艾米的钱。我拿去——赛马——输得精光。我是个败家子，贼先生——对不起——大夫，不过我输得光明正大，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够格的坏蛋——大夫——对不起——贼先生。给受害者——对不起——给病人喝杯水——是不是违反——你们贼帮的——职业道德？”

詹姆斯医师替钱德勒倒了一杯水。他几乎不能吞咽。药物的反应一阵阵袭来，越来越强烈。但他死到临头还想狠狠地刺痛一下别人。

“赌徒——酒鬼——败家子——我都沾边，可是——医师兼窃贼！”

医师对他刻薄的讽刺只做了一个回答。他俯下身子，盯着钱德勒急剧凝滞的眼光，举手指着那个沉睡的女人的房间，姿势如此严厉而意味深长，以致那个衰竭的人用尽残剩的力量，半抬起头，想看个究竟。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但听到了医师冰冷的言语——他临终时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我可从来没有揍过女人。”

企图研究这种人是徒劳的。没有哪一门学问能对他们进行探讨。人们提到某些人时会说“他这也行，那也行”，他们就是这些人的后裔。我们只知道有这种人存在，只知道我们可以观察他们，议论他们的浅显的表现。

这两个人——一个是谋财害命的强盗和凶手，站在受害人面前；另一个虽然没有严重违法，但行为更其恶劣，令人厌恶，他躺在受他迫害、侮辱和毒打的妻子的房屋里；一个是虎，另一个是狼，他们两人互相憎恨对方的卑劣；尽管大家罪恶昭著，却互相炫耀，说自己的行为准则(即使不谈荣誉准则)是无可指责的。

詹姆斯医师的反驳肯定刺伤了对方残余的羞耻心和男子气概，成了致命的一击。钱德勒脸上泛起一阵潮红——垂死红斑，他停止了呼吸，几乎没有颤动就一命归天了。

他刚咽气，黑老太婆配好药回来了。詹姆斯医师一手轻轻按着死者合上的眼皮，把结果告诉了她。她并不伤心，只带着遗传的、与抽象死亡友好相处的态度，凄凉地抽抽搭搭地抱怨说：

“可不是吗！上帝自有安排。他会惩罚有罪的人，帮助落难的人。他现在该帮助我们了。我买这瓶药，把最后一枚硬币都花了，结果药也没用上。”

“难道钱德勒太太没有钱吗？”詹姆斯医师问道。

“钱？先生，你知道艾米小姐为什么晕倒，为什么这么虚弱？是饿成这样的，先生。家里除了一些破饼干外，三天没有什么吃的了。那个小天使几个月前就变卖了她的戒指和怀表。这座房子里的红地毯和漂亮家具全是租来的，催租的人凶极了。那个魔鬼——饶恕我，上帝——已经在你手里遭到了报应——他把家产全败光了。”

医师的沉默使她越说越来劲。他从辛迪杂乱无章的独白中理出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其中交织着幻想、任性、灾难、残酷和傲慢。她喋喋不休的言语组成的模糊概貌中，有几幅比较清晰的画面：遥远南方的一个舒适的家庭，草率的、随即后悔的婚事，充满侮辱和虐待的不幸生活，女方最近得到一笔遗产，带来了重振家业的希望，那混蛋夺去了那笔钱，两个月不照面，在外面挥霍得精光，一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又回来了。从一团乱麻似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一条纯白的线索：黑老太婆的质朴、崇高和始终不渝的爱，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她都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女主人。

她终于住嘴时，医师问她家里有没有威士忌酒或者任何什么别的酒。老婆子说有，餐具柜里还有那条豺狼剩下的半瓶威士忌。

“照我刚才吩咐你的那样，倒些酒，兑些热水，打个鸡蛋在里面。把你的女主人叫醒，让她喝下去，告诉她家里发生的事情。”

十来分钟后，钱德勒太太由老辛迪搀扶着进来了。她睡了一会儿，喝了热酒，看上去不那么虚弱了。詹姆斯医师已经用床单盖好床上的死人。

那位太太哀伤和半含惊恐的眼睛朝床上一瞥，向她的保护人身边挨得更近些。她的眼睛干而发亮。极度的痛苦使她的泪水已经干涸。

詹姆斯医师站在桌边，他已穿好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和医药包。他的神情镇定安详——他的职业使他见惯了人类的痛苦。只有他那闪烁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审慎的医师的同情。

他体贴而简洁地说，由于时间太晚，请人帮忙肯定有困难，他可以亲自去找合适的人来料理后事。

“最后还有一件事，”医师指着打开的保险箱说，“钱德勒太太，你的丈夫最后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保险箱的组合号码告诉了我，让我打开。如果你要使用，请记住号码是四十一。先朝右拧几圈，再朝左拧一圈，停在四十一这个数字上。他虽然知道即将去世，却不让我叫醒你。

“他在保险箱里存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也够你用来完成他最后的请求了。他请求你回老家去，等日子好起来，请你原谅他对你犯下的种种罪孽。”

他指指桌子，桌上是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钞票上面放着两擦金币。

“钱在那儿——一共是八百三十元。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他在最后时刻居然顾念到她——想得那么周到！来得太迟了！但是这个谎话在她认为已经成为一片灰烬和尘埃的地方扇旺了一个柔情的火花。她脱口喊道：“罗勃！罗勃！”然后转过身扑在忠诚的仆人怀里，用泪水冲淡她的悲哀。在往后的年月里，凶手的假话像一颗小星星，在爱情的坟墓上空闪烁，给她慰藉，争取她的原谅，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黑老太婆把她搂在胸口，像哄小孩似的低声安慰她。等她终于抬起头——医师已经走了。

## 警察和赞美诗

冬天悄然逼近了。夜晚的雁群在引吭高鸣，麦迪逊广场已经看不到身穿海豹皮大衣的女人与丈夫亲热的场面，只有苏比还躺在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独熬寒意。

一片枯叶飘落到苏比的膝头。那是寒霜先生的名片。他对麦迪逊广场的老房客倒是体贴入微，每年要来之时，总是预先通知。他在十字街头把名片交给“北风”——“幕天席地别墅”的门房——这样露天的居民就可以有所准备。苏比理会到，为了应付逼近的严冬，是由他来组织一个单人筹备委员会的时候了。因此，他在长凳上转侧不安。苏比对于在冬季蛰居方面并没有什么奢望。他根本没有想到地中海的游戈，或南方催人欲眠的风光，更没有想到在维苏威海湾游泳。（维苏威海湾为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的海湾，气候温和。）他心向往的只是到监狱（指在纽约和布鲁克林之间海峡中的布莱克韦尔岛，上有监狱和疯人院等。）去住上三个月。三个月不愁食宿，既能摆脱北风和巡警的干扰，又有意气相投的朋友共处，在他的心目中是最美满的事。

多年来，正如那些比他幸福得多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了车票到棕榈滩和里维埃拉（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均系美国南部城市，气候温和。）去消寒一样，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成了他的冬季寓所。苏比也为一年一度去岛上的避难做了最低限度的准备。现在是时候了。昨晚，他在那古老的广场里，睡在喷泉池旁边的长凳上，用了三份星期日的厚报纸，衬在衣服里，遮着脚踝和膝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因此，布莱克韦尔岛在苏比心中及时涌现出来。他瞧不起那些以慈悲为名替地方上寄食者准备的布施。在苏比看来，法律比慈善更为仁慈。他可以去的场所多得是，有的是市政府办的，有的是慈善机关办的，在哪儿他都可以谋得食

宿，满足简单的生活要求。可是对苏比这种性格高傲的人来说，慈善的恩赐是行不通的。从慈善家手里得到一点好处，固然不要你破费，却要你承担精神上的屈辱。有恺撒，就有布鲁特斯<sup>①</sup>恺撒(公元前100~前44)是罗马皇帝，为其好友布鲁特斯(公元前84~前42)所暗杀。<sup>②</sup>要睡慈善机关的床铺，就先得被迫洗个澡；要吃一块面包，你个人的私事也就得给打破砂锅问到底。因此，还是做法律的客人来得痛快，法律虽然铁面无私，照章办事，却是格外热情好客，不会过分干涉顾客的私事。

既然打定了主意，苏比立刻准备实现愿望。简单的法子挺多。最愉快的莫过于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大模大样地吃上一顿；然后声明自己身无分文，就可以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地落到警察手里。剩下的，自有一个知趣的地方官来安排。

苏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穿过了一片平坦的柏油路面。他拐到百老汇路上，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饭馆前停下来，那里每晚汇集着盈盈酒香，霓裳丽影和社会名流。

苏比对自己上半身的打扮颇有信心，暴露在桌面以上的部分不至于使侍者起疑。他刮过脸，上衣还算体面，感恩节时一位女教士送给他的那个有活扣的黑领结也挺整洁。只要他能走到饭馆里桌子边上而不引起别人的疑心，一切就可以如愿以偿了。苏比想道，一只烤野鸭，也就够意思了——再加一瓶夏勃立酒，坎曼贝乳酪(夏勃立是法国以生产白葡萄酒而著名的地区。坎曼贝是法国奥尼尔省地名，那里制作一种松软的干酪，享有盛名。)——一小杯咖啡和一支雪茄。雪茄要一支一块钱的就行了。账单上的总数不能大得引起饭馆掌柜的狠心报复；同时野鸭肉却能让他在去冬季避难所的路上感到饱食的快乐。

事与愿违，苏比刚踏进饭馆门口，侍者领班冷冷的眼光就落到了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上，粗壮而利索的手把他推了一个转身，沉默而迅速地被撵到人行道上，无形中解救了那只险遭暗算的野鸭。

苏比离开了百老汇路。要进监狱，还得另想办法，满足口腹之欲的路线看来是行不通了。

六马路的拐角上有一家铺子，玻璃橱窗里商品陈设巧妙，灯光灿烂，很引人注目。苏比捡起一块大圆石，砸穿了那块玻璃。人们从拐角上跑来，为首的正是警察。苏比站定不动，双手插在口袋里，看到警察的铜钮扣时不禁笑了。

“砸玻璃的人呢？”警察气急败坏地问道。

“难道你看不出我可能跟这事有关吗？”苏比说，口气虽然带些讽刺，态度却很和善，仿佛是一个交上好运的人似的。警察心里根本没把苏比当做嫌疑犯。砸橱窗的人总是拔腿就跑，不会傻站在那儿跟法律的走卒打交道的。警察看到半条街前面有一个人跑着去赶搭一辆街车。他抽出警棍，追了上去。苏比大失所望，垂头丧气地走开了。又落空了。

对街有一家不怎么堂皇的饭馆。光顾的都是些胃口大而钱包小的食客。盘碟和气氛都很粗厚；汤和餐巾却很稀薄。苏比跨进这家饭馆，他那罪孽深重的鞋子和暴露隐秘的裤子倒没有被人留意。他挑了个位子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然后他向侍者透露自己身无分文。

“赶紧叫警察去，”苏比说，“别让大爷久等。”

“对你这种人不用找警察。”侍者的声音像奶油蛋糕，眼睛像曼哈顿鸡尾酒(用威士忌、苦艾酒调成的混合酒，一般加一点苦味酒和一颗野樱桃。)里的红樱桃。他只嚷了一声：“嗨，阿康！”

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把苏比左耳贴地摔在坚硬的人行道上。他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像打开一支木工曲尺似的，掸去衣服上的尘土。被捕似乎只是一个美妙的梦想。那个岛依然望眼欲穿。站在隔了两家店铺远的药房门口的警察，朝他笑了一笑，走到街上去了。

苏比走过了五个街口之后，才鼓起勇气再去设法被逮捕。他天真地想，这次是十拿九稳，不会再有闪失的了。一个衣着淡雅，风姿绰约的少妇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前，出神地瞅着刮胡子用的杯子和墨水缸。离橱窗两码远的地方，一个大个子警察神气十足地靠在消防水龙头

上。

苏比计划扮演一个下流讨人嫌、调戏妇女的浪子。他的受害者外表娴静文雅，而忠于职守的警察又近在咫尺；他确信，马上就能痛痛快快地给逮住，在岛上的小安乐窝里逍遥过冬了。

苏比把女教士送给他的活扣领结拉挺，又把皱缩在衣服里面的衬衫袖管拖出来，风流自赏地把帽子歪戴在额头，向那少妇身边挨过去。他对她挤眉弄眼，嘴里哼哼哈哈，嬉皮笑脸地摆出浪子那色胆包天、惹人作呕的架势。苏比从眼角里看到警察正牢牢地盯着他。少妇让开了一步，仍旧全神贯注地瞅着那些刮胡子用的杯子。苏比凑上去，大胆地走近她身边，掀起帽子说：

“啊喂，美人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逛？”

警察仍旧盯着。受到纠缠的少妇只消举手一招，苏比就毫无疑问地被送到他的安身之岛去了。他已经想象出警察局的舒适和温暖。少妇扭过头来望着他，伸出手，抓住了苏比的衣袖。

“当然啦，朋友，”她高兴地说，“请我喝啤酒怎么样？要不是那讨厌的警察，我早就招呼你了。”

少妇像常春藤攀住橡树般地偎依在苏比身旁。苏比心情阴郁，走过警察身边。他似乎注定是自由的。

一拐弯，他甩掉了少妇，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一个地方，那儿晚上有最明亮的街道，最愉快的心情，最轻率的盟誓和最轻松的歌声。披裘皮的女人和穿厚大衣的男人兴高采烈地冒着寒气走动。苏比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是不是一种可怕的魔力使他永远不会遭到逮捕了呢？这个念头带来了一些惊惶。当他再见到另一个警察神气活现地在一家灯火辉煌的戏院门前巡逻时，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无聊至极的办法——扰乱治安。在人行道上，苏比开始憋足劲尖声叫喊一些乱七八糟的醉话。他手舞足蹈，吆喝胡闹，竭尽所能搅得天翻地覆。警察挥动着警棍，掉过身去，背对着苏比，向一个市民解释说：

“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在庆祝他们在赛球时给哈特福德学院吃了一个鸭蛋。虽然闹得凶，可是不碍事。我们接到指示，不必干涉。”

苏比快快地停止了白费气力的嚷嚷。警察永远不来碰他了吗？在他的想象中，那个岛简直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阿卡狄亚（此阿卡狄亚，是古希腊一个人情淳朴、风光明媚的理想乡）。他扣好单薄的上衣来抵挡刺骨的寒风。

在一家雪茄烟铺里，他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正在摇曳的火上点雪茄。那人进去时将一把绸伞倚在门口。苏比跨进门，拿起伞，不慌不忙地扬长而去。点烟的人赶忙追出来。

“那是我的伞！”他厉声说。

“呵，是吗？”苏比冷笑着说，在小偷的罪名上又加上侮辱。“那么，你干吗不叫警察呢？不错，是我拿的。你的伞！你干吗不叫警察？拐角上就有一个。”

伞主人放慢了脚步。苏比也走慢了。预感到命运会再度跟他作对。拐角上的警察好奇地望着他们俩。

“当然，”伞主人说，“说起来——嗯，你知道这一类误会是怎么发生的——我——如果这把伞是你的，请你别见怪——我是今天早晨在一家饭馆里捡到的——如果你认出是你的，那么——请你——”

“当然是我的。”苏比恶狠狠地说。

伞的前任主人尴尬而退。色心不浅的警察赶过去搀扶一个穿晚礼服的高身材的金发女郎，陪她穿过街道，以免一辆还在两个街口以外的车子碰上她。

苏比往东走过一条因为修路而翻掘开来的街道。他忿忿地把伞扔进一个坑里。他咒骂那些头戴铜盔，手持警棍的人。他一心指望他们来逮捕他，他们却把他当做正确之神。

最后，苏比走到一条通向东区的路上，那里灯光黯淡，嘈杂声也低一些。他的方向是麦迪逊广场，因为他不知不觉地还是想回家，尽管只是广场里的一条长凳。

但是当苏比走到一个异常幽静的路角上时，就站了下来。这儿有一座略显凌乱，砌着三角墙的，古色古香的旧教堂。一丝柔和的灯火从紫罗兰色的玻璃窗里透出来。无疑，里面的风琴师为了给星期日唱赞美诗伴奏正在反复练习。悠扬的乐声飘进了苏比的耳朵，使他倚着螺旋形的铁栏杆而心醉神迷。

夜空的月亮皎洁澄净；车辆和人流很稀少；冻雀在屋檐下睡迷迷地啁啾——这种境界使人不禁想起了乡村教堂的墓地。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音乐把苏比胶在铁栏杆上了，曾几何时，他的生活中还有母爱、玫瑰、雄心、朋友、纯洁的思想和体面的衣着时，他对这种曲调曾是多么熟悉。

苏比突然憎恶起有关自己的一切。敏感的心情和旧教堂环境的影响，使他的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堕落的生活，卑鄙的欲望，破灭的希望，受到损害的才智和支持他生存的低下动机，这一切的一切，仿佛是无尽的深渊，曾经迫使他无尽的堕落。

一刹那间，苏比的内心对这种新的感觉起了强烈的反应。一股迅速而强劲地冲动促使他告诉自己不要再向坎坷的命运屈服，要与之抗争到底。他要征服那已经控制自己的邪恶，他要跳出泥沼，要重新做人。一切还为时不晚，他依然年轻，他要唤出那曾经热切的志向，奋力追求。庄严而亲切的风琴乐调使他内心有了转变。明天他要到热闹的市区里去找工作。有个皮货进口商曾经叫他去当赶车的。明天他要去找那个人，申请那个职务。他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要——苏比觉得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胳膊上，霍地扭过头，看到了一个警察的阔脸。

“你在这儿干什么？”警察责问道。

“没干什么。”苏比回答说。

“那么跟我来。”警察说。

次日清晨，苏比被判监禁三个月。

##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上午九点半，证券经纪人麦克斯韦尔事务所的机要秘书皮彻，看到老板和年轻的女速记员一起匆匆进来，他那平时冷漠的脸上不禁闪过一丝诧异和好奇。麦克斯韦尔飞快地说了声“早上好，皮彻”，就冲向办公桌，仿佛要把它一跃而过似的。然后，他就埋头去处理那一大堆信件和电报。

那年轻姑娘替麦克斯韦尔当速记员已经有一年了。她的美丽是一般同行无法比拟的。她并不采用那种华丽诱人的庞巴杜式（庞巴杜式：十八世纪盛行的一种从四面往上梳拢，松而高的头发式样，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首创。）的发型，也不戴什么项链，手镯，鸡心之类的饰物。她一点也没有要随时接受人家请吃饭的神气。朴素的灰色衣服，穿在她身上合适而文雅。她那俊俏的黑头巾帽上插了一支金绿色的鸚鵡羽毛。今天上午，她身上散发出温柔而羞怯的光辉，眼睛晶莹如梦，脸颊上还带着幸福的神色和追怀的情调，娇艳若桃花。

皮彻仍旧有点好奇，注意到她今天早晨的举止有些异样。她不像往常那样，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套间，却有点踌躇不决地逗留在外面的办公室里。有一次，她挨近老板的办公桌，近得仿佛要提醒自己的存在。

坐在办公桌前的人简直成了一部机器；它是一个忙碌的纽约市的经纪人，由好些嗡嗡作响的齿轮和正运转的发条推动着。

“哦——怎么？有事吗？”麦克斯韦尔粗声粗气地问道。杂乱的办公桌上那些拆开了的信件，如同舞台上的假雪。他那锐利的灰色眼睛唐突而不近人情，有点腻烦地扫了她一下。

“没事。”速记员回答道，微笑着走开了。

“皮彻先生，麦克斯韦尔先生昨天有没有对你说起另请一个速记员？”

“说过。”皮彻回道，“他吩咐我另找一位。昨天下午我就通知介绍所今早送几个来看看。现在已经九点四十五分了，可是还没有哪一个戴花哨帽子或者嚼菠萝口香糖的来过。”

“那么，在替班之前，”那年轻女人说，“我照常工作好啦。”说罢，她走到办公桌前，把插着金绿色鹦鹉毛的黑头巾帽挂在老地方。

谁没见过一个生意繁忙时的纽约经纪人，谁就没有资格当人类学家。诗人歌颂了“灿烂的生命中一个忙碌的时辰”（诗人指托马斯·莫当特(1730~1809)。他的《蜜蜂》一诗中有“灿烂的生命中一个忙碌的时辰，抵得上一世纪的默默无闻”句。）。对经纪人来说，不但时辰是忙碌的，而是分分秒秒也都忙碌不堪，仿佛挤满了乘客的车厢，前后站台都没有立足之地。今天正是麦克斯韦尔的忙日。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开始抽风似的吐出一卷卷的纸条，电话机犯了毛病，不断地营营作响。人们开始拥进事务所，在栏杆外探进身问候着，有的兴奋，有的慌乱，有的疾言厉色，有的刻薄狠毒。送信的小厮捧着信件和电报奔进奔出。事务所里的办事员跳来跳去，活像躲避风暴的水手。连皮彻那不露声色的脸上也泛起了近似有生气的神态。

交易所里有了飓风，山崩，暴风雪，冰川移动和火山爆发；自然界的剧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小规模地重演了。麦克斯韦尔把椅子往墙边一推，腾出身子来处理业务，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他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跳到电话机旁，从办公桌边跳到门口，像训练有素的小丑般灵活。

正手忙脚乱，紧张加速的节骨眼儿，经纪人忽然瞥见一堆高耸的金黄色头发，上面是一顶颤动的丝绒帽子和驼毛帽饰，一件人造海豹皮的短外衣，一串几乎垂到地板、胡桃大的珍珠项链和一个银鸡心。这是一个从容不迫的年轻姑娘身上的附属品。

“介绍所派来应聘的。”皮彻介绍说。

麦克斯韦尔打了半个转身，双手还捧着一堆纸张和股票行情的纸条。

“应什么聘？”他皱皱眉头说。

“应聘当速记员。”皮彻说，“昨天你吩咐我打电话，叫他们今早派一个来。”

“你太糊涂了，皮彻。”麦克斯韦尔说，“我干吗要这样吩咐你？莱斯利小姐在这儿的一年里工作十分出色。只要她愿意继续干下去，这个职位永远是她的。对不起，小姐，这儿不缺人。皮彻，赶快取消要人的话，别让介绍所再引进人啦。”

那个银鸡心晃晃荡荡，不听指挥地在办公室的家具上磕磕碰碰，愤然离去。皮彻在百忙中对簿记员说，老板近来好像越发容易忘事，心不在焉了。

业务越来越忙，节奏越来越快。顾客投资很多的股票有五六种在市场上受到重挫。买进卖出的单据像金针度线般地递来递去。麦克斯韦尔自己持有的股票有几种也遭到了危险，他像一部高速运转，精巧坚固的机器——紧张万分，开足马力，正确精密，从不犹豫，言语、动作和决断都像钟表的机件那样恰当而迅速。这是一个金融的世界，被证券和公债，借款和抵押，保证金和担保品塞满，没有容纳人类世界或是自然界的丝毫空隙。

午餐时间临近，喧嚣暂时和缓下来。

麦克斯韦尔站在办公桌边，手里满是电报和备忘便条，右耳上夹着一支自来水笔，一绺绺的头发凌乱地垂在前额上。窗子是打开的，因为春天姑娘这个可爱的门房，已经在大地的气管里添了一些热气。

窗口飘进了一股迷惘的气息——或许是失落了的气息——一股紫丁香优雅的甜香，刹那间使经纪人动弹不得。因为这种气息是属于莱斯利小姐的；是她的，绝无仅有。

那股气息使她的容貌栩栩如生地，几乎触手可即地显现在他眼前。金融的世界突然缩成一个遥远的小黑点。她就在隔壁房间里——相去不出二十步远。

“天哪，我现在就去。”麦克斯韦尔脱口说了出来。“就去要求她。我不明白为什么早点不去。”

他一口气冲向女速记的办公桌，像一个做空头的人急于补进一样（在证券交易中，行情看跌时，投机商大量抛出期货，等价格下落时再购进，从中盈利；与“多头”相反。）

“莱斯利小姐，”他匆匆开口说，“我只有一点空闲。我利用它来说几句话。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实在没有时间用普通的方式跟你谈情说爱，但是我确实爱你。请你快回答吧——那帮人正在抢购太平洋铁路的股票呢。”

“喔，你说什么？”年轻女人嚷道，站起身，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他。

“你不明白吗？”麦克斯韦尔着急地说，“我要求你跟我结婚。我爱你，莱斯利小姐。”

早就想对你说了。所以事情稍微少一点时就抽空跑来。他们又打电话找我了。皮彻，让他们等一会儿。你肯不肯，莱斯利小姐？”

速记员的举动非常蹊跷。起先她似乎诧异得愣住了；接着，泪水从她惊讶的眼睛里流下来；之后，她噙着晶莹的泪花，欢欣地笑了，一条胳膊温柔地勾住经纪人的脖子。

“我现在懂啦，”她柔声说，“生意经使你把什么都忘了。起初我吓了一跳。难道你忘记了，哈维？昨晚八点钟在街角的小教堂里，我们举行过婚礼啦。”

## 供应家具的房间

下西区全是红砖建筑物，许多人像时间那样动荡不定，高深莫测。说无家可归吧，他们又有几十、几百个家。他们在供应家具的房间转来转去，永远是短暂的过客——在住家和思想意识方面都是如此。他们用快节奏唱着《甜蜜的家庭》；他们把门神装在帽盒里随身携带；他们的葡萄藤是攀绕在阔边帽上的装饰；他们的无花果树只是一株橡皮盆景。

这里既然有成千的住客，当然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传奇。这些故事大多很乏味，不过在许多飘零人的身后，如果找不出一两个幽灵来，那才稀罕呢。

某晚夜幕降临时，有一个年轻人在这些摇摇欲坠的红砖房屋中间徘徊着，挨家挨户地拉门铃。到了第十二家的门口，他把寒酸的手提包放在台阶上，脱下帽子，擦擦帽圈和额头上的灰尘。铃声在寂静空洞的深处响了起来，显得微弱遥远。

女房东出来了，她的模样使他联想到一条不健康的，吃得太饱的蠕虫；蠕虫吃空了果仁，只留下一层空壳，现在想找一些可以充饥的房客来填满这个空间。

他打听是否有房间出租。

“进来。”女房东说。她的声音来自喉头，而那里也仿佛长遍了舌苔。“我有一间三楼后房，刚空了一个星期。你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她上楼。不知从哪儿来的一道微弱的光线冲淡了过道里的阴影。他们悄无声息地踩在楼梯的毡毯上。那条毡毯已经完全走了样，恐怕连制造它的织机也认不出它了。它仿佛变成了植物，在那腐臭阴暗的空气里化为一块块腻滑的地衣或是蔓延的苔藓，附着在楼梯上，踩在脚下活像是黏糊糊的有机体。楼梯拐角的墙上都有空着的壁龛。以前，这里面也许搁过花草。果真这样的话，那些花草准是在污浊腐臭的空气中枯萎死去了。这里面也许搁过圣徒的塑像，但是不难想象，妖魔鬼怪早就在黑暗中把它们拖到底下某个供应家具的地窖里，关闭在邪恶的深渊里了。

“就是这间。”女房东的长满舌苔的喉咙里发出声音说，“很好的房间。难得空出来的。夏天，这里住过几个上等客人——从来没有麻烦，总是先付后住，从不拖欠房租。过道尽头就有自来水龙头。斯普罗尔斯和穆尼租了三个月。她们是演歌舞杂耍的。布雷塔小姐——你也许听人家说起过她——哦，那不过是艺名罢了——她的结婚证就是配好镜框挂在那儿的梳妆台上的。煤气灯在这儿，你瞧壁柜有多大。这个房间人人喜欢。每次空的时间都不太长。”

“演艺界的人经常来租房间吗？”年轻人问道。

“他们来来往往的。我的房客中许多人同剧院有关系。是啊，先生，这里是剧院区。演员们总是短暂停留。有许多就在我这里住过。”

他租下这个房间，预付了一星期的租金。他说他累了，立刻就住下来，同时数出了钱。女房东说这个房间的一切早已准备就绪，连毛巾和洗脸水都是现成的。她要出去的时候，年轻人把那个带在舌尖，问了千百次的话说了出来。

“你可记得，你的房客中间有没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瓦许纳小姐——埃洛伊丝·瓦许纳小姐？她多半会在剧院里唱歌。一个漂亮姑娘，个子不高不矮，细腰身，金红色头发，左眉毛旁边有颗黑痣。”

“不，没听过这个名字。演艺界的人常常改名换姓，正像换房间一样。他们一会儿来一会儿去。我想不起那样一个人了。”

不。问来问去总是“不”。五个月来不断打听，却总是落空。五个月来，白天在剧院经理、代理人、戏剧学校和歌唱团那儿打听，晚上混在观众里，从阵容坚强的剧院看起，直到那些低级得不能再低的，连他自己都害怕在那里找到心上人的游乐场为止。他对她一往情深，千方百计要找到她。自从她离家出走之后，他知道她准是留在了这个滨水的大城市，她一定藏在什么地方；可这个城市像是一片无底的大流沙，不断地移动着它的沙粒，今天还在上层的沙粒，明天就沉沦到粘土污泥里去了。

这间屋子带着初次见面的假客气迎接了刚来的客人，它那种强作笑颜的迎接像是妓女的假笑。破旧的家具反射出淡淡的光线，给人一种如真如幻的慰藉；屋里有一张破旧的锦缎面睡榻和两把椅子，两扇窗户之间有一面尺把宽的廉价壁镜，墙上有一两只描金镜框，角落里放着一张铜床。

客人有气无力地往椅子上一坐。这时，屋子像通天塔（《旧约·创世纪》第11章：巴比伦人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高塔，耶和华怒其狂妄，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无法取得协调，只得辍工。）里的一个房间似的，讷讷地想把以前各式各样住户的情况告诉他。

肮脏的地席上有一块杂色斑驳的毯子，仿佛波涛汹涌的海洋中一个长方形的、鲜花盛开的热带岛屿。花花绿绿的墙纸上贴着流浪人从各地都能看见的画片：“法国新教徒的情侣”，“第一次口角”，“新婚的早餐”和“泉边的普赛克”。歪歪斜斜、不成体统的布帘，像歌剧里亚马逊妇女的腰带，遮住了壁炉架那道貌岸然的轮廓。壁炉架上有一些冷冷清清的零碎东西——一两只不值钱的花瓶，几张女艺人的相片，一只药瓶，几张不成套的纸牌。房间的住房有如船只失事后被困在孤岛上的旅客，侥幸遇到另外的船而被搭救上来带往另一个港口，便把这些漂货丢弃了。

先前的住户们遗留下来的痕迹渐趋明朗，正如密码被逐一破译一样。梳妆台前地毯上那块磨秃的地方说明有许多漂亮女人在上面踩过。墙上的小手印表示小囚徒们曾经摸索着寻求阳光与人气。一块像开花弹影子似的四散迸射的痕迹，证实有过玻璃杯或瓶子连同它所盛的东西给扔在了墙上。壁镜上被人用金刚钻歪歪扭扭地刻出了“玛丽”这个名字。看情形，那些住户们，不论先后，总是怨气冲天——也许是被它的过分冷漠激惹得忍无可忍——便拿它来出气。家具给搞得支离破碎，伤痕累累；弹簧已经脱颖而出的睡榻，活像一只在极度的痉挛中被杀死的可怕的怪物。大理石的壁炉架，由于某种猛烈得多的骚动，被砍落了一大块。地板上的每一块凹痕和每一条裂纹，都是一次特殊的痛苦的后果。强加于这间屋子的一切怨恨和伤害，都是暂称它为“家”的人所干的，这有些令人费解；但是燃起他们的怒火的也许正是那种始终存在而不自觉的，无法满足的恋家的本能，是那种对于冒牌的家庭守护神的愤恨。如果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就算换了一间茅舍，我们也会加以打扫、装饰和爱护的。

坐在椅子上的年轻住客让这些念头恍恍惚惚地掠过心头。这时，别的房间里飘来了各种

声音和气息。他听到一间屋子里传来淫荡无力的吃吃笑声；另外的屋子里传来独自的咒骂，掷骰子声，催眠曲和啜泣抽噎；楼上却有起劲的五弦琴声。不知哪里在砰砰嘭嘭地关门；架空电车间歇地隆隆驶过；后院的篱笆上有一只猫在哀叫。屋子里的气息——与其说是气息，不如说是一股潮味儿——仿佛地窖里的油布和腐烂木头散发出来的冷冰冰的、发霉的气味。

屋里突然有了一阵浓烈、甜蜜的木犀草香味。它像是随着一股轻风飘来的，是那样确切、浓郁和强烈，几乎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来客。年轻人似乎听到有人在招呼他，便脱口嚷道：“什么事，亲爱的？”随声跳了起来，四下张望着。那阵浓郁的香味依附在他身上，把他团团包围起来，他伸手去摸索，因为这时他所有的感觉都混乱不堪。气味怎么能断然招呼一个人呢？一定是声音。不过，刚才触摸他的，抚摩他的竟会是声音吗？

“她在这间屋子里待过。”他嚷道，立刻想在屋里找出一个证据。因为他知道，凡是属于她的或者经她触摸过的东西，无论怎样细小，他一看就认识。这股缭绕不散的木犀草香味，她所偏爱并已成为她个人特征的香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间屋子收拾得太潦草。梳妆台那薄薄的台布上零乱地放着五六只发夹——一般女人的无声无息，无从区别的朋友，拿语法术语来说，就是阴性，不定式，不说明时间。他知道从这些发夹上是找不到线索的，便不加理会。搜寻梳妆台的抽屉时，他发现一方被抛弃的、破烂的小手帕。他拿起手帕，往脸上一按。一股金盏草的香气直刺鼻子；他使劲把手帕摔在地上。在另一个抽屉里，他发现几枚零星的纽扣，一份剧院节目单，一张当铺的卡片，两颗遗漏的棉花糖和一本解梦的书。在最后一个抽屉里，有一个妇女用的黑缎子发结，使他踌躇了好一会儿。但是黑缎子发结只是妇女的一本正经，没有个性的普普通通的装饰品，并说明不了什么。

他像猎狗追踪臭迹似的在屋子里逡巡徘徊，扫视着墙壁，趴在地上察看角落里地席拱起的地方，搜索着壁炉架，桌子，窗帘，帷幔和屋角那只东倒西歪的柜子。他想找一个明显的迹象，却不理解她就在他身边，在他周围，在他心头，在他上空，偎依着他，追求着他，并且通过微妙的感觉在辛酸地呼唤他，以至于他那迟钝的感觉也觉察到了。他又一次高声回答：“哎，亲爱的！”同时回过头来，干瞪着眼，凝视着空间。至此，他还不能从木犀草香味中辨明形象、色彩、爱情和伸出来迎接他的胳膊。啊，老天哪！那股香味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气味竟能发出声音呼唤呢？他继续摸索着。

他在裂罅和角落里探查，找到了瓶塞和烟蒂。这些东西他都鄙夷而默不作声地放过了。可是当在地席的皱褶里找到半支抽过的雪茄时，他狠狠地咒骂了一句，把它踩得粉碎。他把这间屋子从头到尾细细搜查了一遍，发现了许多飘零的住户那凄凉的微细痕迹；可是关于他所寻找的，可能在这儿住过的，灵魂仿佛在这儿徘徊不散的她，却毫无影迹。

他突然想起了房东。

他跑下楼，来到一扇微露灯光的门口，敲门。女房东出来了。他尽可能控制激动的情绪。

“太太，”他恳求地说，“在我之前，有谁住过这间屋子？”

“哎，先生。我早就说过，先前住在这儿的是斯普罗尔斯和穆尼。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是剧院里的姓名，穆尼太太是真名。我的房子的正派是有名的。配了镜框的结婚证就挂在——”“斯普罗尔斯小姐是什么样的——我是说长相？”

“唔，先生，黑头发，矮胖身段，一脸滑稽相。她们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

“她们之前呢？”

“唔，一个做运货车生意的单身男人。他欠了我一星期的房租就走了。他之前是克劳德太太母子，他们住了四个月。再之前是多伊尔老先生，房钱是由他几个儿子付的。他住了六个月。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再前面的我可记不清啦。”

他向她道了谢，垂头丧气地回屋。屋子里死气沉沉的。赋予它生命的要素已经消失了。木犀草的香味已经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发霉家具的腐臭的味道，是停滞的气氛。